陽生槖中置坐中央發槖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
大夫皆伏謁將盟立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
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
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
禍及己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為不可遂立陽生
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乃使人遷晏孺子于駘而
殺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為相專齊政左傳所載甚悉四
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

郤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於田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子我舍公宫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宫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為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聞簡公怒恐誅將出亡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田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追

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韓非子　昔者田成子游於海而樂之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奈臣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逄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

襄子 世本襄子名班

謚常爲成子　田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晉殺知伯分其地　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爲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　襄子卒子莊子伯立　田莊子相齊宣公 史田齊世家

莊子 世本莊子名伯

紀年　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立田悼子宣公四十七年田悼子卒次立田和　據此田莊子之

後有悼子世本及史記不錄

繹史　魯穆公立在齊宣公四十七年據此是無田悼子也

宣公四十三年伐晉毀黃城圍陽狐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明年取魯之一城　莊子卒（相齊四年）子太公和立（田齊世家）

紀年　晉烈公十年齊田盼及邯鄲韓舉戰於平邑邯鄲之師敗逋獲韓舉取平邑新城十一年田悼子卒（史記無悼子）

太公

田太公復相齊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郕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毋丘毋音貫 宣公五十一年卒田會自廩丘反田齊世家

紀年 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孫公孫會以廩丘叛於趙田布圍廩丘翟角趙孔屑韓氏救廩丘及田布戰於龍澤田師敗逋

呂氏春秋 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

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
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修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寄
帑於君之境內從繈負之列其榮多矣若無此鬚鬛非
伋所病也昔堯身修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修八尺
有奇而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
臂望視或禿骭背僂亦聖不以鬚眉美鬛爲稱也人之
聖賢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
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劭美也不病毛鬢

之不茂也孔叢子上

齊王戮其臣不辜謂子思曰吾知其不辜而適觸吾忿故戮之以為不足傷義也子思曰文王葬枯骨而天下知仁商紂斬朝涉而天下稱暴夫義者不必遍利天下也暴者不必盡虐海內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今君因心之忿遷戮不辜以為無傷於義此非臣之所敢知也王曰寡人實過乃令聞命請改之孔叢子上

孔叢子　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

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留妻矣

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桓公名大臣而謀曰索隱曰大臣謂騶忌段干朋如戰國策威王二十六年邯鄲之後有此謀臣耳又南梁之難在宣王

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利也欲
治不病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
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居十日扁鵲復
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
桓公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還走桓侯使
人問之扁鵲曰病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
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無
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

人索扁鵲已逃之秦矣桓侯遂死新序卷二韓子喻老篇作蔡桓侯事

地志　扁鵲姓秦名緩字越人寓于盧即今山東長清縣地少時

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厚遇之長桑君乃出其懷

中方窓予扁鵲醫遂著左傳晉景公有疾秦使醫緩治之即扁鵲也

新語　扁鵲居宋得罪于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

将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為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

吾子病甚篤将為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

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咒病者卒死靈巫

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

者知與不知也故事求遠而失近廣藏而狹棄斯之

謂也

史記扁鵲傳 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

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

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

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

脈者由扁鵲也 漢書扁鵲內經九卷外經十三卷

列子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因藥石之所已今之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强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强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

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辯於扁鵲扁鵲辯其所由訟乃已

鶡冠子　魏文侯問扁鵲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為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為下魏文侯曰可得聞邪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鑱血脈投毒藥副肌膚閒而名出聞於

諸侯魏文侯曰善

六年救衛桓公卒一云桓公十九年卒于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絶無嗣奉邑皆入田氏史田齊世家

威王

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

六年魯伐我入陽關晉伐我至博陵

七年衛伐我取薛陵

九年趙伐我取甄威王自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

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名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者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並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趙

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田齊世家

史記滑稽傳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廷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

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震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

列女傳　齊威王夫人虞姬名娟之王即位九年不治委政大臣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即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讒諂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有道可置左右破胡聞之乃惡虞姬曰其幼弱在

於閭巷之時嘗與北郭先生通王疑之乃閉虞姬於
九層之臺而使有司即窮驗問破胡賂執事者使竟
其罪王視其詞不合於意乃召虞姬而自問焉虞姬
力辯其誣王大悟出虞姬顯之於宮封即墨大夫以
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起兵收侵地齊國震懼
由是大治

淮南子氾論 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
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囹圄實

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

列女傳　虞姬名娟之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即位九年不治委政大臣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即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讒諛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有道可置左右破胡聞之乃惡虞姬曰其幼在閭巷之時嘗與北郭先生通王疑之乃閉虞姬於九層之臺而使有司驗問破胡賂執事者誣其詞而上之王視

其詞不合於意乃召虞姬而問焉虞姬對曰妾娟之幸去蓬廬之下侍明王之讌昵附王著薦牀蔽席供執掃除掌奉湯沐至今十餘年矣惓惓之心冀幸補一言而為邪臣所擠湮於百重之下不意大王乃復見與語妾聞寡婦哭城城為之崩亡臣歎市市為之罷妾之寃明於白日雖獨號於九層之内而衆人莫為毫氂既有汙名義固不可以生願戒大王羣臣為邪破胡最甚王不執政國殆危矣於是王大悟出虞

姬顯之於朝市封即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起兵收故侵地齊國震懼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職齊國大治

齊威王出令曰能面刺寡人過者受上賞上書諫者受中賞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於是齊國大治白帖納諫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 齊使淳于髡之趙求救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索訓盡 王曰先

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窶音樓篝音溝籠也甌窶謂高地狹小之區得滿篝籠也汙邪滿車汙邪下地也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王乃益齎黄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

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史滑稽傳

說苑尊賢十三年諸侯舉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然而恐召其羣臣大夫告曰有智為寡人用之於是博

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大笑不應
王艴然作色不悅曰先生以寡人語為戲乎對曰臣
非敢以大王語為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一奩
飯一壺酒祝曰蟹堁者宜禾洿邪者百車傳之後世
洋洋有餘臣笑其賜鬼薄而請之厚也於是王乃立
淳于髡為上卿賜之千金革車百乘與平諸侯之事
諸侯聞之立罷其兵休其士卒不敢攻齊
又復思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

淳于髠曰楚魏謀欲伐我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髠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為戲乎淳于髠對曰臣不敢以王國為戲也臣笑臣鄰之祠田也以奩飯與一鮒魚祝曰下田洿邪得穀百車蟹堁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革車百乘立為上卿

齊王使淳于髠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

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他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史滑稽傳與魏文侯獻鵠于齊畧同

韓詩外傳　齊使使獻鵠于楚鴻渴使者道飲鵠攫

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悅曰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

楚人抱羅綺而朝舉黥涿子爲冥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舉田種首子爲即墨而于齊足究舉北郭刁勃子爲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卧耳何患國之貧哉說苑臣術

二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史田齊世家

二十四年齊與魏王會田于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

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孟嘗君非威王時人姑録於此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梁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罽音計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爲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粱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毁人而反利之

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奔史田齊世家與國策小異

說苑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為之柰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眄子將楚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而忌從相國上將軍為左右司馬如

肖者賢不肖皆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史田齊世家

春秋戰國異辭卷三十八

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
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
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咏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
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
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
世夫蓺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非遭彫世者歟辯詩卷六即名實章而記載不同
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為三遇王而不言事

風俗通　孟軻受業于子思既通游於諸侯所言皆以為迂遠而濶于事情然終不屈道趣合枉尺以直尋嘗仕於齊位至卿後不能用孟子去齊又絕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梁惠王復聘請之以為上卿

列女傳　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異日閒居擁楹而歎孟母見之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敏也今擁楹而歎何也孟

子為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乎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今日以為賢過於堯舜彼且胡可以聞說哉呂覽壅塞

田駢以道術說齊齊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齊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為材願言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淮南子道應又呂

氏春秋

客有見田駢者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辭令遜美田駢聽之畢而辭之客出田駢送之以目弟子謂田駢曰客士歟田駢曰殆乎非士也今者客所弇斂士所術施也士所弇斂客所術施也術當作述客殆乎非士也呂覽士客

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

議論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史田齊世家　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史孟荀傳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論　騶奭者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

能致天下賢士也史孟荀傳

齊之辯士田巴辯於徂丘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訾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謂徐劫曰臣願得當田子使之必不復談可乎徐劫言之巴曰走弟子年十二然千里駒也願得代議於前可乎田巴曰可魯仲連得見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令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在聊國亡在旦暮先生將奈何

田巴曰無奈何魯連曰危不能爲安亡不能爲存無貴學士矣今臣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所貴談說此之謂也如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聲人皆惡之願先生勿復談田巴曰謹受教明日見徐刦曰先生之駒乃飛兔騕褭也豈特千里哉田巴於是杜口爲業終身不談也三柱子即魯連子

齊王聘田巴先生而問政焉對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於群臣王召臣臣改制鬋飾問于妾奚若妾愛臣訣

臣曰佼臣臨淄水而觀然後自知醜惡也今齊之臣諛王者衆王能臨淄水見己之惡過而自改則齊國治矣

新序　按國策之鄒衍呂覽之列精子高此之田巴其辭一也

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鄒忌曰夫琴所以象政也遂為王言琴象政狀及霸王事宣王大悅與語三日拜為相齊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為設以辭忌不能及乃相與往見忌髡之徒禮倨忌之禮卑髡等曰狐白之裘補以弊羊皮何若忌曰敬諾

請無雜賢以不肖髡曰方內而員釭何若忌曰敬諾請謹門內無留賓客髡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不得息何若忌曰敬諾減吏省員使無擾民髡等三稱忌三應之如響髡等乃辭屈而去新序卷二此疑即威王時鄒忌子事

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

楚人老子弟子 捷子二篇 田子二十五篇游稷下號天口駢 陰陽家鄒奭子十二篇齊人號曰雕龍奭慎子四十二篇今五篇非全書也別見諸家引用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與父孰重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曷為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為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 韓詩卷七 又說苑修文

呂氏春秋　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汚君身今得見王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宣王怒曰野士也將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野士乎將以彰其所好邪王乃舍之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天下理矣書曰

廩（廩與懍同）王曰何謂謹廩對曰烏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烏奈何不謹廩也王曰然則為天下何以異此廩令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為廩乎對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為而無見也其可以為此廩乎（一曰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對曰烏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于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曰田子方知欲為廩而未得所以為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　韓子外儲右）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

曰博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上者也是傷君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弋又謂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為大聲以大絃為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為害義故不鼓宣王曰善韓子外儲左

齊宣王出獵于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丘先生

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閭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缺刺石不銼使之與管槀決目出眯其便未必能過管槀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卬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卬對曰夫雞豚讙嗷即奪鐘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新序卷五

齊宣王時處士牧犢子年七十無妻出薪于野見雉雌

雄相隨而心悲乃仰天嘆曰聖王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獨不獲援琴而歌作雉朝飛以自傷樂府解題

琴操 雉朝飛者齊宣王時處士牧犢子所作也年七十無妻出薪于野見雉雌雄相隨而心悲乃仰天歎曰聖王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獨以不獲援琴而歌以自傷曰雉朝飛兮鳴相和雌雄羣遊於山阿我獨何命兮未有家時將暮兮可奈何嗟嗟暮兮可奈何 古今注作犢沐子

（棄尊位也令王事齊王居其尊位謂惠子言行何其相違背也）惠子曰令有人於此欲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舍愛子頭而擊石故曰石可以代之）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與施曰（施惠子名）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匡章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也何為不為民寒則欲火暑則欲水燥則欲濕濕則欲燥寒暑燥濕相

願遂聞命無鹽女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强楚之讐外有三國之難内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强于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湎以夜續朝女樂俳優從横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内不秉國家之治此四